

回首來時路 感謝雙親——王貞治序

在不久之前的某一個聚會裡，我有機會和林秋山博士同席談話。林博士告訴我，他讀過了我母親撰述的「感恩的歲月」一書，而深受感動。林博士也以為，這本書不但足以激發青少年的夢想和希望，並且，可以用來了解在日華僑，奮鬥歷程的線索，確為極具教育價值的一本書。因此，無論如何，想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好讓在台灣的同胞來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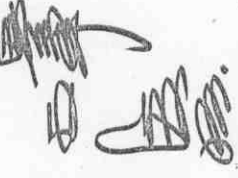
在我而言，回顧母親艱苦創業的歷程，非僅以備嘗各種辛酸所能盡述。讀者如果能夠由母親筆下，一覽「感恩」境界的生活歷程，有所感受或收穫的話，那麼，我將毫無異詞。而且，讀者若透過我母親的歷程，來了解我王貞治這個人是如何造就的。那我倒希望讀者能如林博士所言，去了解它對青少年的夢想和希望的啟發性。那麼，我或許也能回報母親養育我的偉大母愛。

本書在民生報連載期間，我願誠懇地奉告年輕或身為母親的讀者：不論對任何困難困苦，或不如意的處境，只要有不畏艱難，勇往直前，挺身奮鬥的勇氣和毅力，再加上母愛，以及周遭的理解和同情。那麼，無事不可成。

在此，謹對一生獻身勤耕，以身教為的母親，奉獻我最深摯的感謝。

少在事前和我們商量。他總是自己一個人考慮，任何事務都由自己下結論。突然由現役的選手退休，並且隨即轉任助理監督，確實讓我們感到意外。他結婚時，也是如此。不論任何事，每當我們知道的時候，早已是既成事實了。

他和鐵城談話時，其實也不是商量，而是向鐵城詳細說明，是否要當監督，而是向鐵城詳細說明監督以後的情形。鐵城也僅僅夠「



前言——後樂園名人的母親

去年除夕，貞治到蔡又希家拜年。蔡又希夫婦大擺筵席，是貞治四十多年來，第一次在蔡家過年。以前，常和貞治一起過年，但過了八十歲以後，就不再去。直到去年，才又和貞治的姐姐蔡治一同到蔡家過年。

據幸治說，去年來參拜的人，比往年應徵貞治的還要多。當貞治登上鐘樓，他們熱烈地鼓掌，並且大聲地歡呼：「王，加油啊！」

世居下町的人，對生於下町的王貞治升任巨人隊監督後，都於家人的心懷，由衷地祝福他，也為他分擔憂慮。聽到了許多許多的這類事情，我不由得高興地落下眼淚。

鐘樓，是由申請人按照顧客禮貌一下。去年，寺廟的住持則特別讓貞治連續敲了三下。自從貞治升任監督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都能咬緊牙根，加以克服。我想，都該是繼續祈禱所賜與的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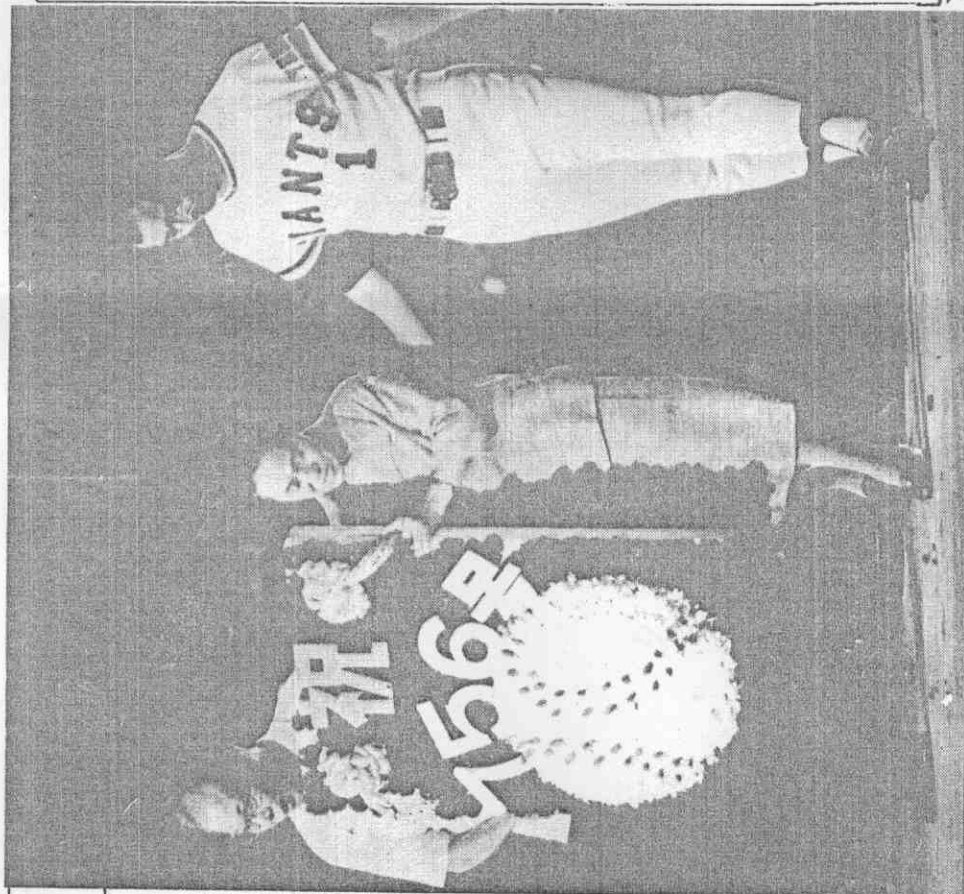
身邊的許多人聽來，隱隱約約地知道，他就要擔任球隊的監督了。但是，我從不曾聽到他從口中說出「我要擔任監督了」這一句話。這一次說的，還是第二遭呢！

這孩子對這種人生大事，向來就很

感恩的歲月

——王貞治母親的回憶錄

王登美 原著 林秋山 合譯 廖蒼洲



做母親的憂喜參半

記得從前，雜貨店的老闆常打電話來，和我談及許多貞治的事。例如，貞治在美風中，為成年的孩子，在船上，或筆記本上簽名。又如，在馬路邊，為跌倒在路上的小孩子，扶起腳踏車等等。我深深地知道，貞治這孩子只要能力辦得到，便儘可能的幫助別人。

他雖為棒球界名人，仍未喪失往昔在下町時的善良心懷，做為生身的父母來說，確有一種驕傲在幸福無窮的享受。

貞治升任巨人的監督時，包括我這做母親的，也受到許多人「恭賀！恭賀！」的祝賀。

然而，我卻以憂喜參半的心情，緊張地看著他擔任監督的職務。

許久以來，看到各類的新聞報導，總覺得地預料到，那個時刻終究會來臨的。因此，在這個時刻的心情，倒另有一種不同的感受——將全部精神，我注在棒球的場子，當可一展長才，所欲為的大顯身手吧！

貞治升任監督後，確實想休息一陣子。我也曾聽他自己說過：「和藤田先生一起辭職，然後再兩、三年間另謀打算，做點別的事。」或許暫時到外國觀光點畫。」

再也不像往常悠閒

我總覺得，他常在不尋常的年度裡，承擔不尋常球隊的監督重責。尤其，今年是巨人隊創立五十週年的重要紀念年。再加上美國的職業聯盟冠軍隊將來到日本，和日本的職業冠軍隊進行日美的深戰。這是絕不可失敗的一年。

自球季開始比賽以來，看到近況陷入低潮的巨人隊，總是打贏不了球，許多無奈和痛苦的話，都傳到了我的耳際：「貞治必然是拼命忍受磨練的痛苦一般，每天不得不徘徊在球場上。」

貞治的憂慮，也曾對我說：「最近的貞治，臉色都變了，昔日可愛的臉龐已不復見。升任監督後，太勞苦了！」「每聽到這類話，我心裡總不免又蒙上一層憂慮。

因此，我再也無法像往常一樣，悠閒地觀賞棒球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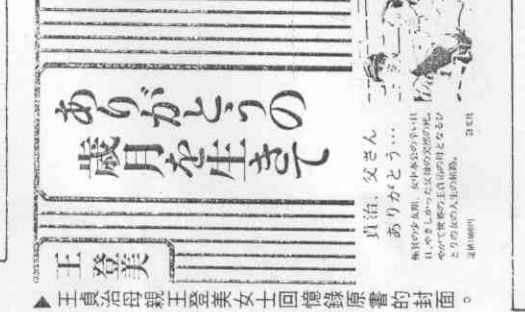
在發佈監督命令的當天（昭和五十八年十一月八日，即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八日），貞治在午後回到新居的家裡。平時食量大能吃的他，那天雖還沒吃飽，卻一點兒也吃不下東西，只勉強的喝了一杯咖啡而已。或許是太緊張的吧！在家裡大約呆了兩個小時，和當晚生出的大男嬰談了許多話。詳細的情形，都不對八十三歲的我和臥病在床的父親提起，也許是怕我們太擔心吧！貞治還輕輕地對我說：「我要擔任監督了。」

雖然，我早就從電視、報紙，以及

治貞王，呼歡的迷球本日受接場球在母父其與，時打墨全支六五七出擊治貞王。母父給獻呈束花賀慶把並。

▲王貞治致讀者的序文

「……」



「……」地點頭應諾而已。

臥病在床的父親，同樣地為貞治擔任監督而操心。他老人家認為：一般人總覺得，球隊打贏是應該的事。打輸球的話，那都是監督的責任。至於當選手，就不必全由一個人來承擔責任啦！我倒支持他這種看法，也同樣有這種感受。

我所擔心的事，貞治似乎也能體會到。在像巨人如此大的球隊裡服務二十年，到如今又非挺身而出擔任監督不可的時候，他所感受到的壓力，唯有他自己最深刻地瞭解。

那一天，貞治和正力會長晤談了兩個小時之後才出來，隨即往電視上發佈擔任監督的新聞。

病中的父親，當然也看到了這一段電視新聞。

從父母的角度來說，眼看著自己的孩子，在電燈螢幕中英姿颯爽的揮棒，心中真有一股不可言喻的喜悅。

父親聽到貞治英俊的揮棒，心中的憂慮似乎頓然一掃而光，眼睛紅潤，帶著感激的口氣，喃喃地說：「我總算有了替這黃泉地下的禮物了。」

就在這個時候，貞治的妻子蔡正

好帶來給父母吃的鮮魚。父親就對蔡正說：「長年的苦勞，還以為可以輕鬆一陣子了。但這個情況，還要再多加勞苦才行！」

我相信，做為監督的妻子，將比選手時，要花費更多的精神和辛苦。貞治也常有過到困難的時候，但他從不會用遊樂的方式來排遣。他唯一的樂事，就是一家人的團聚。

在平常的日子裡，孫輩的眼光中也認為，「和爸爸一起吃飯，最好吃」，是一件生活的最大樂趣。

寫本書來回憶一生

從球季開始後，貞治能夠在家裡享受悠閒的日子，一個月內往往進有一、兩次而已。

然而，在中年以前，什麼叫做球季都不知道的我，由於貞治的關係，使我把這難得休息時間，做為人生的最大樂趣，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直到去年為止，只要有巨人隊比賽，縱使沒有人邀我，我也會自己到後樂園看球。目前，身體情況雖然較差，但一到傍晚，就坐立不安地想趕到後樂園球場。因此，子女們常嘲笑我說：「媽媽真是喜歡看棒球呢！」

也因為如此，最近有人給了我一個綽號——後樂園名人的阿婆。

回顧漫漫的人生，恍如瞬息的夢幻。在自己苦樂參半的生涯中，又身為養育棒球王貞治的母親，常有人向我提及，為什麼不寫一本書來回憶呢？然而，對一無所學，也僅僅做些苦力工作的我來說，要出書寫回憶談何容易。因此，曾再三地婉拒這些人的好意。然而，對貧窮、辛勞一生，又能自滿自足地生活下去的人來說，我的回憶如果能成為他們茶餘飯後的話題。那麼，我將會很樂意地，把我這一生記憶所及，用拙劣的筆述在此。

一九八四年十月

第一章 洪水奪走父親的事業

我的先生出生在中國的浙江省，貞治也是中國籍。我和先生一起經營一家中國料理店。因此，來採訪貞治的記者會問我：「王媽媽，您是在中國的那一省出生的呢？」

其實，我既不是出生在中國，連中國都不曾去過呢！

明治三十四年，我在日本富山市天町町出生，亦即現在的北町町二丁目。我排行七個兄弟中的老大，而七人之中，有兩個人夭折。因之，只能說姐弟五個人。

姐弟間的年齡，相差很大。身為長女的我，和幼弟相差十六歲。我之下的光枝，差三歲。長男和，比我九歲。其次二郎，也比我十四歲。甚至三郎都比我當做媽媽，媽媽一般看待。由於當時正逢國強兵的政策，斷斷生有子女，像目前一個家庭僅有一兩個子女的情形，倒是很少見。所以，縱使在偏遠的一般小學校，學生人數也很多。像我所上的小學校，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生人數，就超過一千二百人。（一）

我所以如此，若非相知如我者，或恐不能明其究竟。憶及三十四年前的民國四十年，秋山兄隨我遷居至有立會中學師範附小的同班同學，也都是棒球校隊的一員。秋山是隊長、捕手，名電影導演塚田厚守三郎，名聲家後援三郎。我則是後援外野手。我們這支球隊，雖未曾獲台中市冠軍，但也戰績頗佳，每每在決賽圈中，令隊友佩服。

爾後，我在有立一中初中部又打了兩、三年的軟式及硬式棒球。直到民國四十七年，秋山到高雄醫學院牙醫系，我到成大中文系。秋山或許在辦理與解到不濟不出問題，就把棒球給擱了下來。我則在孔孟莊莊的風氣中，仍能陶染在成大棒球隊裡，是當家捕手，又是隊長，而獨自鳴謝。民國五十二年服兵役後，我進母校台中一中任教，也曾以國文老師的身分，牽串了兩年的棒球教練。其間，編撰了一本棒球書，更是自命不凡。只可惜秋山兄遠赴日本行醫，不能分享棒球之樂。

斷了十餘年後，秋山兄返台省親，已是巨賈。然而，我們在第一市場的豆花攤上，又談起三十年前的棒球。他非僅口述幾段，意氣昂揚，我倆更無不捧腹大笑，暢談球經。昔日球場的塵沙，似又隨風飛揚，在歲月腳步的昇平下，仍未褪色。秋山又談及，他兒子已是東京他區少棒的名星手。他又一本正經地說他的郭治治後會：「這些或許可以彌補他三十年來的一野球」空白，尚且更丰富多彩呢！

凡此瑣瑣，無非在說明，秋山兄與我，長年來對棒球的熱愛無時或忘。我隔隔隔關心棒球的理由，實基於此。

王登美

良治的努力與作為足為楷模

秋山兄旅居日本二十年，學術有成，家業已立，對僑界的奉獻，與對華僑青年的提攜鼓勵，廣受各界的稱揚。

秋山兄以博士，在東京都職業醫師，並兼任東京華僑總管理事、青年部長。餘暇又籌組郭治治選手後援會，不惜財力、不求報償的投入，實令人敬佩。

其所以如此，若非相知如我者，或恐不能明其究竟。憶及三十四年前的民國四十年，秋山兄隨我遷居至有立會中學師範附小的同班同學，也都是棒球校隊的一員。秋山是隊長、捕手，名電影導演塚田厚守三郎，名聲家後援三郎。我則是後援外野手。我們這支球隊，雖未曾獲台中市冠軍，但也戰績頗佳，每每在決賽圈中，令隊友佩服。

爾後，我在有立一中初中部又打了兩、三年的軟式及硬式棒球。直到民國四十七年，秋山到高雄醫學院牙醫系，我到成大中文系。秋山或許在辦理與解到不濟不出問題，就把棒球給擱了下來。我則在孔孟莊莊的風氣中，仍能陶染在成大棒球隊裡，是當家捕手，又是隊長，而獨自鳴謝。民國五十二年服兵役後，我進母校台中一中任教，也曾以國文老師的身分，牽串了兩年的棒球教練。其間，編撰了一本棒球書，更是自命不凡。只可惜秋山兄遠赴日本行醫，不能分享棒球之樂。

斷了十餘年後，秋山兄返台省親，已是巨賈。然而，我們在第一市場的豆花攤上，又談起三十年前的棒球。他非僅口述幾段，意氣昂揚，我倆更無不捧腹大笑，暢談球經。昔日球場的塵沙，似又隨風飛揚，在歲月腳步的昇平下，仍未褪色。秋山又談及，他兒子已是東京他區少棒的名星手。他又一本正經地說他的郭治治後會：「這些或許可以彌補他三十年來的一野球」空白，尚且更丰富多彩呢！

凡此瑣瑣，無非在說明，秋山兄與我，長年來對棒球的熱愛無時或忘。我隔隔隔關心棒球的理由，實基於此。

帶來給父母吃的鮮魚。父親就對恭
說：「長年的辛勞，還以為你可以
鬆一陣子了。但這個情況，還要再
多備勞恭子啦！」
我相信，做為監督的妻子，將比任
選手時，更花費更多的精神和辛苦。
貞治也常有遇到困擾的時候，但他
從不會用遊樂的方式來排遣。他唯一
的樂事，就是一家人的團聚。
在平常的日子裡，孫輩的眼光中也
認為，「和爸爸一起吃飯，最好吃」，
是一件生活的最大樂趣。

寫本書來回憶一生

從球季開始後，貞治能夠在家裡享
悠閑的日子，一個月往往往僅有一、
兩次而已。

然而，在中年以前連什麼叫做棒球
即不知道的我，由於貞治的關係，使
我把看棒球比賽當做人生的最大樂趣，
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直到去年
為止，只要有巨人隊比賽，縱使沒有
人邀我，我也會自己到後樂園看球。
日前，身體情況雖然較差，但一到傍
晚，就坐立不安似地想急著到後樂園
球場。因此，子女們常嘲笑我說：「
媽媽真是喜歡看棒球呢！」

也因為如此，最近有人給了我一個
諺語——後樂園名人的阿婆。

回顧漫長的人生，恍如瞬息的夢幻。
在自己苦樂參半的生涯中，又身為著
名棒球人王貞治的母親，常有人向我
提及，為什麼不寫一本書來回憶呢？
然而，對一無所學，也僅能做些勞力
工作的我來說，要出書寫回憶談何容
易。因此，曾再三地婉拒這些人的好
意。然而，對貧窮、辛勞一生，又能
自滿自足地生活下去的人來說，我的
回憶如果能夠成為他們茶餘飯後的談
題。那麼，我將會很樂意地，把我這
一生記憶所及，用拙文記述在此。

一九八四年十月

王登美

第一章

洪水奪走父親的事業

我的先生出生在中國的浙江省，貞
治也是中國籍。我和先生一起經營一
家中國料理店。因此，來採訪貞治的
記者曾問我：「王媽媽，您是在中國
哪一省出生的呢？」

其實，我既不是出生在中國，連中
國都不曾去過呢！

明治三十四年，我在日本富山市天
町出生，亦即現在的北新町二丁目。
我排行七個姐弟中的老大，而七人之
中，有兩個人夭折。因之，只能說姐
弟五個人。

姐弟間的年歲，相差很大。身為長
女的我，和幼弟三郎相差十六歲。我
之下的光枝，差三歲。長男一郎，小
我九歲。其次二郎，也小我十四歲。
甚至三郎都把我當做媽媽、姨媽一般
看待。由於當時正逢富國強兵的政策，
獎勵生育子女。像目前一個家庭僅有
一兩個子女的情形，倒是很少見。所
以，縱使在極偏遠的一般小學校，學
生人數也很多。像我所上學的小學校，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生人數，就超
過一千二百人。(一一)

與作為足為楷模

——譯者序

業已立，對僑界的奉獻，
為。

井兼任東京華僑總會理
務會，不惜財力、不求報

能明其究竟。憶及三十四
年中師範附小的同班同學，

村，名電影導演陳坤厚守
外野手。我們這支球隊，

母在決賽圈中，令他隊最
年的款式及連硬式棒球。

關係，我到成大中文系。
把棒球給擱了下來。我卻

球隊裡，是當家捕手，又
完兵役後，我返母校台中

兩年的棒球教練。期間，
這秋山兄遠赴日本行醫，

已是巨賈。然而，我們在
棒球。他非僅日末橫飛，

日球場的塵沙，似又隨
秋山兄談及，他兒子已

說他的郭源治後援會！
空白，尚且更多彩多姿

長年來對棒球的熱愛無時
此。

七十四年元旦，秋山兄又返台中省親，深夜我到他下榻的旅館見
面。他隨即從行囊中抽出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剛出版的「感恩的
歲月」一書給我，此書原是王貞治母親的回憶錄。秋山鄭重地對我
說：「王貞治在日本職業棒壇的成就，是由於他個人的天賦和努力。
然而，在背後支撐他的母愛，絕不可忽略，這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王貞治在擊出第七五六支全壘打後，將球迷送給他的鮮花環，當著
數萬球迷的面，轉贈給父母。這一舉動，不但贏得球迷的熱淚，也
博得日人的敬佩。我以為，貞治的努力與作為，可以教孝，可以教
忠，洵為青年的楷模，亦足以激勵青年奮發向上的勇氣。當今，『
二郭一莊』在日本棒壇掀起的陣陣風雲，豈非我中華青年自賢思齊，
力爭上游的表徵？我們來合作，把這本書譯出來吧！」

我靜默了一會兒，凝視秋山兄堅定的神態。於是，我不假思索，
毅然應諾。我倆所以會合譯這本書，實肇於此。其後，日本的版權
問題，及此地的刊行問題，則由我倆分頭來進行啦！

為了今年五月一日，母校台中一中創校七十週年慶，秋山兄再以
台中一中日本地區校友會副東支部長的身份，率領十餘位日本地區
校友返校參加慶典。他提早兩天返國，就是為了這一本書。我倆窩
在教華飯店的房間裡，竟日研讀，細心地討論，似又沈醉於往日馳
騁球場的少年情懷，歡樂之情真可喻。

譯稿期間，承蒙日本筑波大學碩士現任教於國立台中商專的楊聯
琦老師協助，順利地排除許多疑難，謹在此致最大的謝意。五月二
十八日，合作金庫棒球隊總教練方水泉先生又為我從日本攜回王貞
治的序文日文稿，六月四日，二哥蒼松又轉採訪二郭一莊之便，為
我帶回許多照片，真是感激不盡，終究可以和民生報的讀者見面了，
心中真有全壘打時的瞬間反應，多麼愉快啊！

譯者 廖蒼洲 謹識

七十四年六月五日

于國立台中商專課外活動組